AI自動拍攝還需要導演嗎?

源於奧運 李漢源

筆者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踏入電視傳媒行業，開始從事體育新聞、活動及賽事的拍攝與轉播工作，當我第一次走進當時香港唯一的外勤廣播車（OB Van）轉播一場足球賽事，已經被那琳瑯滿目的熒幕和控制台吸引着。那部車雖然只是細小的貨車改裝而成，但設備齊全，已具備電視台錄影廠的大部分功能，可容納數名工作人員，雖然由於車身細小，在車內轉身都頗不容易，但已令當時的筆者驚嘆不已。

隨着電視製作業界發展，到2000年後期，電視台已換上第三代OB Van，亦是當時媒體製作人夢寐以求的工具，價值約6,000萬港元，車身如大型貨櫃車，內部可伸展擴充，能同時接入12套具備4K功能的攝影機（每套攝影機約值100萬港元），設備達國際水準，與製作奧運等大型賽事的器材同級，即使筆者已從事體育媒體製作多年，對比當年，仍然不減能使用OB Van去製作大型體育項目的渴望。

然而，目前AI（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正徹底改變轉播模式：在名古屋亞運一役，由於很多項目未能提供公用信號，香港HOY媒體只好自行拍攝轉播——有時只用一部攝影機，有時用兩三部，直接把畫面送回香港電視台，再由導演在控制室選擇畫面給觀眾收看，發現同樣能清楚交代整場賽事；大會的一些賽事（如壁球），也不再使用OB Van製作公用信號，而是把7部攝影機的畫面傳回上海製作中心，由導演選擇後再發放給觀眾。目前，OBSBOT（睿魔智能）等專門研發AI相機的公司，已推出具備AI追蹤功能，可水平旋轉、垂直傾斜及變焦的PTZ攝影機。這些攝影機價格由數百元至數萬元不等，AI能幫助選定運動員、持續追蹤，並把運動員保持在畫面中心。那是不是可以將攝影師、導演、OB Van等慢慢淘汰呢？

目前，AI仍無法判斷何時該切換到對手特寫、何時展示教練或其他運動員的反應，又或何時給觀眾全場形勢的廣角鏡頭。這些畫面選擇的決策，仍需要對比賽節奏有深入理解、具備經驗與直覺的導演來掌握，把最適合的畫面呈現給觀眾。這仍然需要人腦、需要導演和攝影師來處理，觀眾才能從畫面感受現場發生的故事。

無論AI技術如何進步、如何入侵傳統轉播領域，筆者相信最終仍需要人類的經驗與判斷去掌控。因為這個過程需要專業訓練、經驗累積，以及高度專注力。在傳統轉播車的控制台前，導演本質上是視頻切換的決策者——透過監控畫面與音響，決定當下該選擇哪一部攝影機。

目前引入AI支援，在製作成本與預算上確實可能節省不少，AI能追蹤、能拍攝，但卻無法真正「看懂」比賽。轉播的靈魂，始終掌握在懂節奏、懂觀眾的導演手中。科技再進步，人亦會進步，人的判斷與經驗，仍是不可取代的核心。

從探戈到「小甲蟲」

方寸不亂 方芳

蕭芳芳（芳芳姐）與郭富城兩代舞王舞后，結緣於22年前的「TVB護苗籌款Show」，身為「護苗基金」會長的蕭芳芳與郭富城，探戈一舞傾城，氣場全開，至今仍餘韻綿延。時隔22年，芳芳姐再請來郭富城助陣，探戈不再，郭富城變身「愛心大使」，為「護苗基金」的幼兒課程《愛跳舞的小甲蟲》護航。

芳芳姐長期患有耳疾，當很多聲音進入耳朵，耳鳴就更加嚴重，每出席活動一次，回家就得躺幾周，除了「護苗基金」，她近年已很少出席公開場合，甚少和朋友聚會。想當年，基於耳疾聽不到音樂和拍子，郭富城特別為她陪練，領着她舞出強烈的節奏；22年後的今天，兩位舞王舞后主持課程發布時，則以「貓紙」互動，讓患有耳疾的芳芳姐能即席解答社會上對性教育的疑問。這份長久以來的支持，讓她倍感溫暖。

郭富城是3個女兒的父親，他當然非常明白幼兒性教育的重要，他十分期待回家給女兒說「小甲蟲」的故事，並呼籲各界及學校參與，共同為下一代建立強大的安全網。

蕭芳芳領導的「護苗基金」，為孩子免遭性侵犯發聲，由創辦至今，已為本港超過100萬人次中、小學生及智力障礙學生，提供性教育課程；現在首次把性教育推廣到幼稚園，旨在引導幼兒自我保護，建立身體認知及預防性侵犯風險。課程在9月份向學校推廣，小朋友反應熱烈，老師的回應也很正面，學校全年報名已達標。

幼兒課程從《愛跳舞的小甲蟲》開始，由作者戴公主與插畫師張凱棻，為這部繪本注入了溫暖的靈魂。為什麼幼兒課程會以「小甲蟲」為主角？芳芳姐說，「小甲蟲」跟人類一樣，有私隱部位；她會飛，並且比人類厲害，較容易逃離想侵犯她的螳螂……戴公主是教育心理學家，曾經在不同的學校，以及「心理服務中心」，為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心理評估及輔導。

插畫師張凱棻，是張正甫與蕭芳芳的女兒，她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完成的繪本《愛跳舞的小甲蟲》，插圖相當精美，在小孩子的視角中，充滿了愛和正能量。其實，在「小甲蟲」之前，她已完成繪本插畫《謝謝阿姨》（阿姨是外傭），教育孩子感恩「阿姨」的付出。她和妹妹雅棻都得到父母真傳，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和藝術天分。



●蕭芳芳與郭富城主持課程發布會。 作者供圖

遊九寨溝圓夢(下)

七嘴八舌 小臻

常聽人用一句話激勵失意人——「當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同時會幫你開一扇窗」，就是希望大家相信「天無絕人之路」「有失必有得」，做人不必灰心絕望。其實不單對人，對地方也一樣，雖今天是落後山區，但總有一天會生機萬象，說是老天爺自有安排，不如說時代進步世界不斷轉變，山區貧窮是因為交通運輸不便才令各樣物質短缺，然而天然美景和資源不缺，豐富資源未開發，一旦解決了交通問題就飛快進步。看看貴州省就是最好例子，正是青山綠水、田野土地都不會辜負每一代勤奮的人。

說回九寨溝也一樣，全是天然財富，祖輩未能享受到的好處子孫孫就享受到了，這景區一年四季景色都不同，相信愛風景的人，不會只去一次。九寨溝景區將養活許多許多代人，而且這大自然賜的遊樂園，維修成本遠比人工建的樂園便宜多了，經濟效益更好。

遊九寨溝除看五彩斑斕的海子外，瀑布都是一大亮點。九寨溝瀑布和湖泊風景最集中的區域在三線交匯處，諾日朗瀑布、珍珠灘瀑布、樹正瀑布，幾個瀑布分別在面積大小和附近景點配襯不同。

珍珠灘瀑布是九寨溝內典型的組合景觀，瀑布海拔2,433米，瀑布的形成主要結合了地質構造，大約在數百萬年前的第四紀冰川時期，冰川消融退去，留下大量的冰磧物與發達的石灰岩台地。水流在傾斜且凹凸不平的鈣華灘面上流動，清澈的水奔流過布滿坑洞與灌叢的斜灘時，水流劇烈撞擊，濺起無數細碎的浪花，在陽光照射下如同一串串滾動跳躍的晶瑩珍珠，充滿靈動之美，然後流到懸崖旁邊傾瀉而下，沖出高達21米至40米的新月形懸崖瀑布，氣勢恢宏，產生強烈的視覺衝擊， 壯觀。

由於珍珠灘瀑布曾作為86年版電視劇《西遊記》的拍攝地，有此加持，其風頭蓋過其他灘瀑布，成為必遊之地。珍珠灘瀑布和樹正瀑布相近，樹正溝線路也擁有眾多湖泊和瀑布景點，到樹正群海、樹正瀑布和老虎海，老虎海湖水湛藍清澈，倒映着周圍的青山，尤其在陽光照射下，湖水呈現出藍綠交錯的色彩紋似虎紋，被稱為老虎海。沿着湖邊步道漫步，可以欣賞到水天一色的絕美景色。一天遊太匆匆，還是期待再重遊。


●五彩花海奇妙之處是水面呈現綠色花紋，沉在水底下的樹木清晰可見。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鍾倩

立冬的白菜

一到立冬，味蕾先動，白菜豬肉燉粉條的味道就像一條重返童年的路，推着人們往回走，邊走邊嚥口水。

冬天是大自然的佗寂風，樹枝疏朗，小河結冰，萬物歸於寧靜。這寧靜並非一派死寂，而是向春而行的蓄勢運動。冬天是自帶「鍋氣」的，從集市上抱着兩棵大白菜回家，穿過熙攘的人群，一個人也能走出浩浩蕩蕩的儀式感。擱五花肉和紅薯粉條燉上一鍋，一家人圍坐吃飯，熱乎乎的暖流竄至全身，豬肉的香、粉條的彈牙、白菜的清甜混合在一起，吃到微微出汗，吃到腸胃熨帖，當冬天的味道霸佔味蕾，就是回家的幸福。

立冬儲白菜。樸實無華的白菜，卻有個風雅的名字「崧」。文惠太子問周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崧。」頭茬春韭、秋末白菜，都是古人的心頭好。小時候，父母騎三輪車去蔬菜批發市場買白菜，闊大的葉片緊抱在一起，像個胖娃娃，買十五六棵就能裝滿車廂，回來整齊排放在樓道間。這邊是大白菜，對過就是蜂窩煤，提前去煤炭公司排隊買回過冬的煤，黑黢黢的煤球同樣排放整齊，在這件事上，父親從來都是一絲不苟。

那時候，家家戶戶過冬儲備採買都是「批發」，成綑的大蔥，網兜的地瓜，整箱的蘋果，滿筐的橘子等。自行車後座上的蔬果，三輪車裏的白菜，還有人推着兒童車去買，沿路上遇到鄰居或熟人停下來打招呼，哈出一團團棉花糖般的白氣，白氣與白氣堆砌交疊在一起，像是雲遊到天上的大白菜。

寒風是冬天的前哨，開始時緩時緊，又倏然沉悶，冷不丁地狂飆起高音，捎來了雨雪，還有斷崖式降溫，瞬間拉進了我們與西伯利亞的距離。降溫的節點，北方是立冬，南方地區是小雪。在唐代，農曆十月初一生火取暖，名為「添火」，開爐第一天叫「爐節」或「暖爐會」，大家圍坐爐邊烤肉飲酒。李白詩詠圍爐飲酒：「凍筆新詩懶寫，寒爐美酒時溫。」陸游則偏愛烤火，「力比鵝黃酒，功如狐白裘。」江南暖爐還有專屬美食，名曰「暖爐糕」。

我兒時居住的大院筒子樓裏，很早學校裏就有了集體供暖，鍋爐房燒煤供應，鍋爐房不遠處就是公共澡堂，每次去洗澡我都要跑過去瞧瞧，兩根粗壯的大煙囪直插雲霄，呼隆呼隆冒着黑煙，外牆是黑的，鍋爐是黑的，燒鍋爐人的臉膛和眉毛也是黑的，但一想到家裏暖融融的，也就忽略了那墨水般的黑。20年後，供暖改為熱電廠，澡堂和鍋爐房逐漸關停，霧霾成為冬天的不速之客，空氣裏瀰漫着嗆鼻的味道。印象深刻的是徐則臣小說《王城如海》中以霧霾隱喻現代人的精神焦慮症，「霧霾像灰色的羊毛在北京上空攤了厚厚的一層」。

立冬過後，陽藏陰盛，素有「立冬補冬——補嘴空」的習俗。炭盆、暖炕、足爐是古人保暖護身的「利器」，《紅樓夢》裏的大戶人家，穿搭有「大紅猩猩氈」斗篷，居住有暖閣、地炕、薰籠等。北方人立冬吃水餃、燉羊肉、涮火鍋，秋冬「交子之時」，吃餃子正當時。對南方人而言，無肉不立冬，羊肉爐、薑母鴨、四物雞、麻油雞……肉香裊裊，成為最合法的闖入者。在鄉下，有些老農有煮菜根湯防感冒的「土方子」。點蜂窩爐子，蔥根、蒜頭、芹菜根、白菜根混在一起，用鋁鍋煮水喝，驅寒、止咳、潤肺。

立冬有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冰是秋冬交替的物候，「水始冰」不是堅冰，是「輕冰淥水」，即冰與水的混合物。冰不是一下就變老的，從「水始冰」到大寒三候水澤腹堅，冰凍三尺需百日之寒，可見刻苦訓練需久久為功。窗上結了冰花，大地有了凍結，「地始凍」也只是開始，寒氣積聚開始凍結，只有大雪冰封時節才會封河。古人比我們富有想像力，前有「雀入大水為蛤」，後有「雉入大水為蜃」，這就像連續劇的續集，候鳥結隊飛走，餘有色澤和紋理精美的大蛤，難怪古人把它們看成雉雞，為寒冬增添一抹奇幻的色彩。

「八月暖，九月溫，十月還有小陽春。」初冬趕上晴暖的周末，我喜歡去動物園逛逛，看獅子、老虎、熊貓，隔着厚厚的圍欄眺望，彷彿穿越回到童年，人群中被父親舉過肩膀，從高處看與從低處看，恍若相隔兩個世紀那麼久遠。時間兜兜轉轉，從未走遠，我們還是我們，變化的只是四季。大約在冬季，我在等候第一場雪降下的時分。

是牛也該清醒了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被內地學生稱為「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移民美國兩個月後看過兩次小病，每次醫療費高達1萬8千美元，登時移民夢碎，力斥美國是垃圾國家，可是兩個月前，他心目中不視這國家為黃金大國，也不會動心移民吧！

其實醫療費的昂貴，的確也印證了這是他心目中的黃金大國，不過是美國人也付不起醫療費的黃金大國，這醫療費只是刻意為牛老師等新移民而訂，以牛老師深厚的歷史常識，應該知道是「海盜式」的收費。別忘記，1776年立國前，他們的祖宗出身自海盜，雖然二戰後發財立品，約莫有過20年改邪歸正，但是換過幾代總統後今日又舊病復發了。



●理想崩潰來自「以為」。 作者供圖

天真的牛老師對自己國家有所不滿，「以為」只有在想像中的大國，才能找到他需要的「自由」，加以執迷於前幾代歷史的惡夢，而不放眼現實，自尋煩惱自我焦慮，移民後吃不到「安慰藥」，反而為了黃金醫療費驚呼自己置身垃圾國。雖然自首也回頭未晚，但是未涉足他心目中的黃金國之前，也應該有足夠時間聽過艾未未猛回頭的故事：老艾出國前為維權而反叛做過自以為（又是「以為」）得意而無聊的事時何等興奮，最終還不是在多個歐洲國家碰到頭崩額裂之後，才醒悟到所謂自由的西方世界，原來找不到一片自己「以為」的樂土，今日才360度轉身。

資訊高度發達到不只耳聞還可目睹的今天，新一代年輕人對真理的判斷能力絕對已不弱於老師，牛老師居然還是沉迷於「以為」的上一輩人，比他理智的學生怎不笑他太「牛」，不知他下一個「以為」會不會視軍國主義復辟的國家是他另一個安身之所，真要祝福他別再碰到另一種新的焦慮。

最牛的老師別再為已成陳跡的歷史宣揚他的焦慮了，跟隨他新一代清醒的學生建設比今日更美好的明天，才是為人師表者應有的責任。

岬角要塞的歲月回響

欣有靈犀 王欣

站在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8樓的室內展廳環顧四周，昔日的魚雷發射站與防空洞遺蹟已然活化為常設展廳，硝煙雖逝，記憶永存。我們正是在這座由百年海防堡壘改建而成的博物館內，與館長周俊基深入對話。如果說上篇的漫步是感受海防要塞的空間脈搏，那麼此行與館長的促膝長談，則讓我們真正讀懂了這座軍事遺址背後的保育匠心和在香港百年海防歷史與地理格局上的關鍵定位。

談及這間博物館的獨特性，周館長感慨良多。他向我們坦言，這裏與一般憑空新建的博物館不同，它本身就是一座歷經風雨的軍事遺址。從1887年英軍在此建立防線，到1997年回歸後空置、前市政局改建，直至2024年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正式更名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這座遺址見證了香港百年的滄桑巨變。而館名添加「抗戰」二字，不僅是名稱的轉變，更是要將核心主題清晰講明——香港在國家抗戰史中從來不是旁觀者，而是關鍵的參與者。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縱深來看，香港自唐代屯門設軍鎮起便是國家海防體系的最南節點；而鯉魚門岬角扼守維多利亞港東面水道的咽喉，歷來是兵家必爭的海防要塞。

正是因為這座要塞擁有如此重要的戰略與歷史地位，如何在保護遺蹟與現代展示之間取得平衡，成為建館時的最大挑戰。周館長坦言，館方與前輩們始終秉持對歷史的敬畏，盡最大努力避免破壞遺蹟原貌。即便為符合現代博物館規範而必須加設構件（如堡壘頂棚），也務求讓新舊對比清晰可辨。這種「做減法」的保育克制，恰恰體現了對歷史最真誠的尊重。

在展館陳列中，大約半數空間聚焦於抗戰歷史。從2號廳展示的近代地緣變遷史料，到9號廳呈現1941年香港保衛戰的防毒面具與空襲警報器，均記錄着戰火的殘酷。周館長特別提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事跡，他說，館內珍藏的東江縱隊文物極為難得。在物資極度匱乏、環境異常險惡的歲月裏，這支英雄的隊伍不僅打擊日軍、營救文化名流，更曾成功救援美軍飛行員赫爾中尉，展現出不凡的國際視野與守望相助的人道光芒。這些珍貴史料與實物，將香港的抗戰記憶緊緊鑲嵌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宏大敘事中。

從當年的軍事禁區到如今向公眾開放的歷史殿堂，這座由堡壘、炮台與戰壕交織而成的博物館，正靜靜訴說着時代的變遷。

一隻狗的肚皮

琴台客聚 伍呆呆

蘇東坡與佛印和尚靜坐閒談，問：「你看我像什麼?」佛印答：「我看你像一尊佛。」蘇東坡打趣道：「那我看你，像一堆糞。」回家後他向蘇小妹炫耀，覺得自己贏了這場玩笑。蘇小妹說：「佛印心裏裝着佛，看出去的一切才都是佛；你心裏存着別的，看見的自然就是別的。」

我把一篇舊文轉發到朋友圈，有位朋友留言說我心存友善，寫的人都好，彷彿「天下無賊」。另一位朋友補道：你眼裏什麼都有，只是選擇性屏蔽。這句話我回味了很久。很多人以為，願意往好處看別人的人，是看得太少，不知人性複雜的一面。其實不是。「天下無賊」不見得是渾然不知，只是看過種種之後，自己做的選擇——不去跟那些耗人的事較勁。

貝貝5個月大時來到我身邊，迄今快14年了。我待牠如同自己的小女兒，寵牠，縱牠。小狗的一輩子短，我不想讓牠活得緊繃，只想讓牠知道，自己是被愛着的。長久的安穩陪伴，養出了牠毫無防備的性子。家裏來了客人，下樓散步遇上鄰居，出門遊玩碰見陌生人，只要有人和牠打招呼，流露一點好感，牠便就地躺下，四腳朝天，把肚皮攤開給人摸。肚皮是狗最脆弱的地方，肯攤開肚皮，就是牠不覺得這世界會傷害牠。在貝貝眼裏，大約誰都是可以親近的。

朋友養過的一隻小狗與貝貝完全兩樣。牠幼年吃過苦頭，一直活得警惕。生人伸手要抱，牠先往後縮；屋裏有人走動，牠就縮到角落，滿眼戒備；即便面對天天陪着牠的主人，牠也永遠蜷着身子，把肚皮牢牢護住，不肯輕易交出柔軟。同樣是小狗，一隻被寵愛長大，願意敞開自己；一隻挨過驚嚇，早早裹上了一層防備。有些戒備不是天生的，是從前受過虧待留下的習慣；肯坦然相待，是長久被善待養出來的底氣。

人也一樣，前些年有位交往不深的朋友託我辦事，我應了，但事情沒成，我解釋了幾句，她沒再回，後來就不再來往了。當時心裏有點堵，過了些日子便慢慢放下了。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因此變得多疑，反倒更清楚：有些人錯過就錯過了，不必再想。見過人情的參差，我還是不肯把心裏那一點溫度丟掉。

從前也有朋友擔心我，說我總是願意相信別人，像是分不清好壞，怕我吃虧。其實這麼多年走過來，那些讓人失望的交往、不對等的付出，我都經歷過。我不是看不明白，只是不想讓這些事情長久地佔住我的心思。所謂選擇性屏蔽，不是看不見陰暗，只是不想一遍遍回味那些難堪。我不想讓曾經受過的委屈，改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依舊喜歡留意萬物美好的樣子，留意陌生人一句好聽的話，也願意多看人身上的好處。

佛印看人是佛，我沒有那麼高的境界。我只是想通了：世上有糞，這我知道，但我看什麼，決定我活成什麼。而貝貝把肚皮攤給全世界，不是牠沒遇見過一點壞，是牠先遇見了足夠多的好。我不一定像貝貝那樣，從小被好好愛着，但我一直在嘗試，把那些硌人的事摺起來收進抽屜底層，騰出地方，裝那些值得的。畢竟一隻狗都知道：護着肚皮能活得安穩，但攤開肚皮，才算好好活過。